

修舊如舊留住經典 守護歷史延續中華文明

古籍修復師 妙手「救」殘卷



人物故事

吉林大學圖書館的古籍部每天都很安靜。埋頭工作的張奇，正在用毛筆蘸上漿糊，修補一本從清代傳下來的《王氏宗譜》書葉（古籍特有數量詞，古代書冊由一葉一葉雙面摺疊裝訂而成，一葉相當於現代書籍兩頁）的受損部分。拆線、編號、配紙、壓平……十餘道工序按部就班、不急不緩，一葉葉因蟲蛀、戰爭、酸化等而受損的古籍，在他手中「重生」。作為古籍修復師的張奇，已與「故紙堆」打了超過20年的交道。秉持着「修舊如舊」的精神，他用自己的雙手讓上百本因歲月磨損的古籍重煥新生，在延長古籍經典「壽命」的同時，更以書葉為載體，潤物無聲地延續中華民族共通的情感體驗和精神財富。

大公報記者 盧冶、林凱

對古籍修復而言，「修舊如舊」着實是個技術活。張奇告訴記者，「修舊如舊」指的是保留古籍的真實性、特色及版本價值，保留原始裝幀形式，堅持最少干預原則。這一點，他在20多年前剛入行時便深有體會。

人行第一課 學會「修舊如舊」

彼時他遇到一本書葉大小各異的不規則「毛裝」書，所謂「毛裝」是相對於古籍最普遍的裝訂形式「線裝」而言，線裝書整齊美觀，而「毛裝」則不夠規整。「我看着很不舒服，就想把它（古籍）變為線裝。」沒等開做，張奇去外地學習，第一課就被教導要「修舊如舊」：「當時的修復師告訴我，那些承載時光的紙痕、墨跡穿越百年來到我們面前，我們不可輕易地去改變。」如今，時間已經過去20餘年，張奇依舊感到十分慶幸，「幸好我當時沒有來得及修復，就去外地學習，要不然可能會犯了一個大錯誤。」

目前，張奇正在對清朝《王氏宗譜》第一冊進行補洞。「這本古籍主要有三方面受損，一是第一冊中上部分有一塊缺失，分析來看應該是老鼠啃咬造成；二是迎着光看每張書葉都有很多不連貫的細條，是蟲咬的痕跡；三是由於古籍沒有經過合理的保存，出現斷裂的情況。」

張奇說，綜合來看，《王氏宗譜》的受損情況不是很嚴重。「清朝的古籍存世量大，破損大多較為嚴重，主要為以紙補紙的修復方式為主。」修補中，為避免對本就脆弱的古籍造成二次傷害，先用麵粉和麵，然後水洗，在洗掉麵筋的澱粉中再加水熬漿糊。天然無添加的漿糊，是對古籍最好的保護。而熬漿糊正是古籍修復師要學習的第一課。

張奇說，在物質條件不比現在的2002年，「我出差在上海一家

超市發現有賣可以製作漿糊的小麥澱粉，高興地把超市裏的所有澱粉全都買下來了，足足50多斤，坐火車帶回長春，一路上大家都好奇地看着我。」張奇回憶，「這些澱粉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之前修復古籍時，基本上每天都要進行一遍麵粉的澱粉提純工作，有了小麥澱粉就省去了不少時間。」

年復一年 修古籍一氣呵成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每一頁古籍的修繕必須一氣呵成，不可能今天修補一半，明天繼續修補。」張奇表示，漿糊、刷水等很多工序都有嚴格的時間要求，因此每天只要進入到工作狀態，就要持續地進行修復，直到一頁修復完成。這樣的工作，他一幹就是22年。

即使過了知天命之年，張奇依舊在不斷精進技藝，於各地輾轉進修。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從事古籍修補工作，是近些年來張奇最為直接的感受。「現在很多參與培訓的修復師都很年輕，而且學歷越來越高，如今很多高校也開設了古籍修復的相關專業。」張奇說。雖然參加培訓的年輕人不一定每個都會從事這份工作，但張奇覺得，越來越多年輕人願意接觸這一行，就證明古籍修復的技藝後繼有人。



▲吉林大學圖書館已經修復完成的《王氏宗譜》。大公報記者盧冶攝

古籍破損南北有別 修復方法見招拆招

在25年的職業生涯中，張奇發現，各地的古籍破損情況會有一定的差異。「最顯著的就是南北古籍破損的差異，比如說嶺南、廣東地區，在春節以及回南天的時候，書籍發霉的現象就會特別嚴重。但北方普遍比較乾燥，不會出現發霉的情況，北方古籍多是斷裂、蟲蛀類型的破損的古籍比較嚴重。」

記者了解到，古籍修復有南北之分，主要是因為南北方氣候地理環境不同，因此在操作順序、修復手法上有所區別。北方因為氣候乾燥，古籍風化、焦脆的情況就比較多，針對這種情況只能整頁托裱，即在待修書葉的背面塗滿漿糊，覆蓋一張新的紙上去。南方的古籍，因為天氣潮濕，被蟲蛀或發霉的很多，往往需要去霉、書葉孔洞補

破。如果在南方進行整頁脫裱的方法，所運用的漿糊也會更多，未來更容易招到蟲蛀。同時，在修復處理中，中西方古籍也有顯著的差異。張奇表示，「西方古籍多是羊皮卷，修復需要縫線、挑選各種皮料、燙金、起脊等一系列工序，所用的修復工具與修復工序與中國古籍修復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清朝古籍《王氏宗譜》因蟲蛀、斷裂而受損。大公報記者盧冶攝



▲對完成修補的古籍書頁進行新裝。



掃一掃有片睇

▲吉林大學圖書館古籍修復師張奇，辦古籍修復開放日，讓公眾學習相關技術。



古籍修復「冷知識」

- 紅色工作台** 一般古籍修復師的工作台多為紅色，因為紅色與古籍、古畫中常見的黑白兩色的對比最為強烈，將古籍放在桌面上，破損部分展現得最為突出。
- 開工要「淨手」** 修復師在進行古籍修復時需要提前淨手、修理指甲，且不能在手上塗抹護手霜。
- 漿糊需特製** 修復古籍用的漿糊需要對澱粉提純後進行使用，否則黏度以及後續防蟲蛀都不符合修復要求。
- 忌陽光直射** 在修復畫作的時候不能用光進行直射，且只能陰乾。

「古籍不會給你試錯的機會」

認真嚴謹 古籍修復工序精細複雜，所需時間短則幾天，長則數月。「最需要的就是耐心與毅力，修復一部破損古籍，要經歷10餘道工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張奇說，古籍修復沒有試錯空間。「10餘道工序每一步都是必要的，不能簡易的方式去替換執行，因為古籍不會給你試錯的機會。」

張奇對創新古籍修補技藝，一直秉持較保守的態度。他認為，在紙張檢測，紙張的厚度、酸鹼度的測試等方面，現代化手段的確要比人工分析準確，但是歷史證明，傳統工序中的每一步都有一定道理。

讓張奇記憶猶新的一次修復工作是一本源自早清時期的古籍。「整本書像棉絮一樣揭不開。當時想了很多辦法，最終只能『慢』修復。因為無法用手來翻動，只能用工具一頁一頁地揭，很多時候會掉出來『一坨』，只能再一點一點補回去。」

此外，古籍修復也是腦力工作。張奇表示，「每本古籍的破損程度和原因不一，在拆線前就要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好每一本古籍的修復方案。」張奇說，「修補過後，不僅要讓一本破舊的古籍盡可能地完整，還要考慮後續的保存過程中如何防止二次傷害，以便更長久地保存。」

修復初心不改 技藝代代傳承

後繼有人 吉林大學圖書館內藏古籍近40萬冊，其中善本書6000餘部，是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圖書館進行古籍修復工作有着悠久的歷史，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從未間斷。「圖書館一直有專職的修復人員和修復工作室，一代又一代修復人員的堅持，才使這門古老的技術得以傳承。」吉林大學圖書館工作



▲吉林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主任王麗華在線裝書庫內查看古籍的保存狀況。

人員介紹，近年來，圖書館古籍修復人員均參加了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舉辦的古籍修復培訓，在修復理論和技術方面均得到提升，又將現代科學技術手段應用到古籍保護和修復工作上，使古籍修復在現代科技的加持下不斷迸發生命力。

此外，吉林大學還設立「古籍保護」欄目，不斷宣傳古籍保護工作，吸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到古籍保護隊伍。每年4月中下旬，吉林大學都會組織學生進行古籍體驗活動。「今年4月19日，我們準備了空白線裝書的半成品、殘石以及瓦當來給學生們進行體驗，學生在體驗裝訂後可以帶走，線裝書不一會就被領取一空。」張奇表示，今年學生參與的熱情很高，當天參與活動的人數超百人，其中還有20餘名外國留學生，也給他帶來了動力。